

## 附錄七 辜鴻銘年表

一歲：西元一八五七年（清咸豐七年 丁巳）

一八五七年七月二十九日，生於馬來西亞的檳榔嶼（Penang）。另有一說，他出生於一八五七年六月十九日。祖籍福建同安，父親辜紫雲當時受僱於福柏斯·史葛特·布朗（Forbes Scott Brown）的橡膠園。

十三歲：西元一八六九年（清同治八年 己巳）

辜紫雲死後，布朗收他為義子，是年便把他送到自己的故鄉蘇格蘭去求學。與布朗的兩個孩子就讀寄宿於布朗姻親彼德·嘎德呢（Peter Gardner）開辦的里斯學院（the Leith Academy）。

十六歲：西元一八七二年（清同治十一年 壬辛）

完成里斯學院的學業後，取得了愛丁堡大學的入學許可。

十七歲：西元一八七三年（清同治十二年 癸酉）

進入愛丁堡大學，修習碩士學位。修習至少四年的課程，包括兩年的拉丁語、希臘語和數學，和各自一年的邏輯、形上學、道德哲學、自然哲學（物理學）、修辭學和英國文學。

二十一歲：西元一八七七年（清光緒三年 丁丑）

經過了四年的努力，取得了文科碩士學位，準時地從愛丁堡大學畢業。

二十一歲～二十三歲：西元一八七七年～一八七九年（清光緒三年～五年 丁丑～己卯）

在離開愛丁堡後，他前往萊比錫，在那裡攻讀工程而且可能得到了一張土木工程師的文憑。接著廣泛地遊歷歐洲，而且住在巴黎好幾個月。

二十三歲：西元一八七九年（清光緒五年 己卯）

是年年底，辜氏回到了檳城。因為他的祖父輩、父輩及同輩比自己年長的男性親人皆已不在人間，他的母親也早已過逝，檳城已成爲不值得留戀的地方。故經過短暫停留後，旋即回到中國。

二十三歲~二十四歲：西元一八七九年~一八八〇年（清光緒五年~六年 己卯~庚辰）

在一八七九年底、一八八〇年初，抵達了中國的福州，拜訪兄長辜鴻德。激憤於烏石山教案，用英文寫了一首討論烏石山教案的詩發表在 *Hong Kong Daily Express*（《香港日報》）。後應不列顛公使威妥瑪爵士（Sir Thomas Francis Wade, 1818–1895）之邀，進入北京不列顛大使館，擔任威氏的私人祕書。不過，他很快又辭去了這分工作。

二十五歲：一八八一年（清光緒七年 辛巳年）

從他辭去大使館的工作後，到一八八一年年底之前，他的行蹤一度成謎。有一個說法是他因為患了失憶症而住進醫院，有另一個說法則是他進入了新加坡海峽殖民政府，工作單位是殖民輔政司辦公室（Colonial Secretary's Office）。是年遇到出使印度的中國特使馬建忠（1845–1900）。他在旅館裡與馬氏一番晤談後，深受感動之餘，便辭去殖民地工作，又回到了中國，不過卻停留在英國殖民地香港。

二十五歲~二十六歲：一八八一年~一八八二年（清光緒七年~八年 辛巳年~壬午年）

擔任英國地理學家 Colquhoun 與 Mahab 的從廣東（Canton）到曼德勒（Mandalay）的探險之旅裡的通譯員。最後在走到雲南邊界時，因為某些誤會與恐懼，乃拋棄這兩位英國人而去。

二十七歲：一八八三年（清光緒九年 癸未）

是年年底在《字林西報》匿名發表“Chinese Scholarship part I”（《漢學一》）與“Chinese Scholarship part II”（《漢學二》）兩篇文章，表達他對外國漢學家研究漢學的看法與提供若干研究方法。

二十九歲：一八八五年（清光緒十一年 乙酉）

是年，辜氏在由福建回香港的船舶上，因與德國人論理講學，被同船的廣州候補知府楊玉書賞識，將他引薦給趙鳳昌（1856–1938）。趙鳳昌將此事向張之洞（1837–1909）報告後，便前往香港邀請辜氏進入時任職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幕府。趙鳳昌雖說是「任以邦交事務」，其實只是讓他當德文通譯而已。

### 三十三歲：一八八九年（清光緒十五年 己丑）

隨張之洞移督湖廣，駐節武昌，擔任張氏的洋文案工作。

### 三十五歲：一八九一年（清光緒十七年 辛卯）

為張之洞接待來訪的俄皇儲與希臘世子。當場以外語能力折服兩位外賓。是年，長江中下游爆發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教案。辜氏在《字林西報》以「一個中國人」(A Chinese) 名義發表“Defensio Populi Ad Populos, or The Modern Missionaries Considered in Relation to the Recent Riots” (〈人民為人民辯護——現代傳教士與近來動亂的關係〉)一文，為中國人的反洋教運動辯護。從「人民的道德提升」(The moral elevation of the people)、「人民的智識啓蒙」(The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of the people)、「慈善工作」(Works of charity) 三個方面，指出了不利基督教與傳教士的諸多事實。文章發表後，引發軒然大波。

### 三十七歲~四十歲：一八九三年~一八九六年（清光緒十九年~二十二年 癸巳~丙申）

在自強學堂以督署譯員身分擔任學堂裡的洋文教習，期間與提調錢恂相處不佳，曾不假而前往上海遊玩。錢恂（1853—1927）在給汪康年（1860—1911）的信中，雖約略提及這事，但語氣甚為不滿。字裡行間透露出辜鴻銘桀傲不馴的行事風格。

### 四十歲：一八九六年（清光緒二十二年 丙申）

維新人士康有為、梁啟超等人在上海辦《時務報》，深受張之洞所支持。張氏這種支持維新分子的態度，激起了辜氏的疑慮。再加上張氏向他詢問翻譯西報的事情，使他不得不上書張氏。這篇題為〈上湖廣總督張書〉的文章，文字雖不長，表面似在回答張之洞詢問譯西報事。其實，骨子裡是在指責《時務報》的提倡民權的議論，因為提倡民權，勢將削弱君權，破壞中國人的尊王思想。

### 四十二歲：一八九八年（清光緒二十四年 戊辰）

三月間，出席張之洞在武昌棉紡廠頂樓召開的會議，討論如何對付康有為等維新黨人。會後，張之洞出版了《勸學篇》一書。辜氏認為此書是「張之洞反對康有為雅各賓主義的宣言書」(Chang Chih-tung's manifesto against

Kang Yu-wei's Jacobinism)，也是一篇類似紐曼博士（John Henry Newman, 1801—1890）的〈自辯書〉（Apologia）。在他的認知裡，紐曼宣告了牛津運動的失敗，張之洞也宣告了清流運動的失敗。八月，出版 *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*（《英譯論語》）。他在序裡，指責理雅各（James Legge, 1815—1897）所譯《論語》的缺陷，並申明自己的譯作，務必使英國人讀之，油然而不怪且毫無隔閡。這本譯作的另一優點，乃為譯者引用了許多歐美著名學者的言論作為註解。這些言論在歐美又是耳熟能詳，使譯作對讀者起了極大吸引作用。不久之後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（1841—1909）訪問中國，到武昌與張之洞會面。辜氏贈伊藤《英譯論語》一書，並和他爭辯孔子之教能否施行於二十世紀的問題。

#### 四十四歲：一九〇〇年（清光緒二十六年 庚子）

義和團暴亂之際，六月十七日，參與張之洞同英國駐漢口代總領事法磊斯商談有關「東南互保」問題的會談，為翻譯。八國聯軍入侵北京。同年七月期間，自稱奉命向列強翻譯官方聲明（authorized statements），並發揮其中的內容寫成了“Moriatur Pro Rege, Regina! A Statement of The True Feeling of the Chinese People towards the Person and Authority of H.I.M. the Empress-Dowager”（〈為皇上，為太后，萬死不辭——關於中國人民對太后陛下的人格和權威的真摯感情的聲明〉）一文，為慈禧太后（1835—1908）與義和團之亂辯護。十二月二十二日，又以英文發表“Latter-Day Notes on the Chinese Question [No. 1.]”（〈討論中國問題的近日札記〔一號〕〉），再為慈禧太后與義和團之亂辯護。

#### 四十五歲：一九〇一年（清光緒二十七年 辛丑）

從一月到五月，分別針對英、德、法、美等國，再發表〈討論中國問題的近日札記〉〔二號〕至〔五號〕。期間，亦發表“*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in China*”（〈為了中國良治的理由〉）一文，抗議列強干涉中國內政，並再度為義和團之亂辯護。同時也模仿英哲馬修·阿諾德，撰寫了一篇名為“*Civilization and Anarchy*”的文章，表達列強侵略中國必將被中國文明所統合的觀點。九月，受張之洞委派同各國駐滬領事談判，費時兩年多才爭得黃浦浚治局由中外派員合組的協議。是年十一月，出版 *Papers from a Viceroy's Yamen*，中文名稱為《尊王篇》。這本書是辜氏集合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一年

期間寫作的文章而編成的。

#### 四十七歲：一九〇三年（清光緒二十九年 癸卯）

七月，記者沈蕙（1872—1903）被誣在日本報紙披露中俄密約的內容，慈禧下令用「杖下立斃」的刑罰將他處死，激起了西方輿論的巨大反應。辜氏於當年八月二十五日致信《字林西報》主編針對「訴訟程序違法」（the irregularity of the proceedings）、「判刑過度嚴厲」（the excessive severity of the sentence）、「行刑的殘酷」（the cruelty of the execution）由外國人士提出的三個質疑，為清朝政府及慈禧辯護。《字林西報》雖然登載辜氏的投書，卻又發表專論嚴厲批評他，並強烈建議辜氏去閱讀他們從巴爾的摩 *Sun*（《太陽報》）轉載名為“The Scholar in Politics in China”（〈中國政治學者〉）的文章。

#### 四十八歲~四十九歲：一九〇四年~一九〇五年（清光緒三十年~三十一年 甲辰~乙巳）

適值日俄戰爭爆發。辜氏開始在 *The Japan Weekly Mail*（《日本郵報》）為文評論，並開始翻譯《中庸》。至一九〇五年下半年，被任命為外務部員外郎，接著便出任了上海黃浦濬淤局（Huangpu Conservancy Board）督辦（Director），薪俸可觀，月入八百兩（約美金六百元）。

#### 五十歲：一九〇六年（清光緒三十二年 丙午）

年初，集結所寫有關日俄戰爭的文章為一書，名為 *Et Nunc, Reges, Intelligite!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-Japanese War*（《當今，統治者，請深思！日俄戰爭的道德原因》）。三月，託俄國駐上海總領事將此書連同《尊王篇》一書帶給托爾斯泰（Leo Tolstoy, 1828—1910）。同年，為文得罪了天足會主席 Alicia Little 女士，被增列了一條維護纏足的罪名。年中，辜氏集結了先前所譯《中庸》的文字為一書，名為 *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. A Confucian Catechism*。希望讀過此書的外國人，在與中國或中國人交往時，能改善方法與態度。十月，托爾斯泰有感於辜氏贈書，親自回信，並且將這封信公布於世。希望中國人能實踐無政府主義（anarchism）來回應列強的壓迫。

#### 五十一歲：一九〇七年（清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）

是年夏天，張之洞奉旨調京出任體仁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，在幕僚中單

挑了兩名『洋學生』隨同北上，這兩名『洋學生』，即梁敦彥和辜鴻銘，到京後均任職於外務部。

### 五十二歲：一九〇八年（清光緒三十四年 戊申）

被任命為外務部員外郎，便立刻寫了一篇四千字的〈上德宗皇帝條陳時事書〉上奏朝廷。全文主旨為「內政宜申成憲，以存綱紀而固邦本；外事宜定規制，以責功實而振國勢」，後又再升為左丞即部長第一助理。八月，受『亞洲太平洋協會』同人委託，起草給托爾斯泰八十歲生日的祝壽文。十月間，又贈托爾斯泰自己用英文翻譯的《中庸》與《大學》，托爾斯泰在同年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裡評論這兩本書，說它們誘發思考。十一月十五日，慈禧死亡，《字林西報》十七日發表社論，除報導慈禧的死訊外，還評論了慈禧的功過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就是對光緒死亡與皇位繼承人的質疑。辜氏乃於同月二十八日投書該報反駁該報的質疑。

### 五十三歲：一九〇九年（清宣統元年 己酉）

張之洞逝世。辜氏送一輓聯：「邪說誣民，孫卿子勸學崇儒以保名教；中原多故，武鄉侯鞠躬盡瘁獨矢孤忠。」把著作《勸學篇》的張之洞，看作荀子，讚其有「崇儒保名教」的功勞；又把他比成諸葛亮，雖然「鞠躬盡瘁」，卻遇不到像劉備般的明主，只能獨自貢獻忠心，得不到朝廷的諒解。

### 五十四歲：一九一〇年（清宣統二年 庚戌）

一月，清廷遵照張之洞的遺願，欽賜一批知名的老留學生以傳統科名。辜氏也名列文科進士第二人，即榜眼。狀元為嚴復，探花乃伍光健，皆以中文譯西書著稱。二月間，出版 *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*（《中國牛津運動故事》，又名《清流傳》）。年底，出版《張文襄幕府紀聞》，又名《辜鴻銘的筆記》。他在〈弁言〉裡，用「作易者其有憂患乎」來形容自己寫作這本書的心態。後逢袁世凱重臨朝廷，立即去職南下，至上海，出任南洋公學（今上海交通大學前身）校長。亦有一說，云其擔任教務長。

### 五十五歲：一九一一年（清宣統三年 辛亥）

九月二十八日，投書《字林西報》，借當時喧騰一時的鐵路問題為題加以發揮，對「盛宣懷（1844—1916）寡頭政治集團」展開攻擊。十月五日，《字林西報》發表題目為“Railways and the Chinese Nation”〈（鐵路與中華民族）〉

的社論批評辜氏九月二十八日的投書。辜氏乃在社論發表的同一天又投書該報，表示自己不屬任何黨派，全然公正無私心。同月武昌起義爆發後，又於二十一日復於《字林西報》發表讀者投書，指責武昌起義是一場暴亂(revolt)，而非一場革命(revolution)。雖然他預言這場暴亂必將失敗，不過還是延用先前討論鐵道問題的方法，追著盛宣懷政治集團痛擊。二十五日又致書《字林西報》向上海的外國當局抗議，提醒他們，上海雖然是模範殖民地，但依法，它還是大清朝擁有主權的領土(sov​er​eign territory)，請他們不要放縱上海的報館恣意攻擊清廷，並威脅他們長江流域的饑民將攻擊上海。之後，又因有讀者投書責備他，乃回信有所答覆。同年，美國紐約的 Moffat, Yard and Company 出版了德齡公主(1886—1944)以英文撰寫的 *Two Years in the Forbidden City* (《行走紫禁城：清宮二年生活實錄》) 一書，辜氏讀後，如獲至寶，於是提筆寫下 “The Empress-Dowager——An Appreciation” (〈中國的皇太后：一種正確評價〉) 一文加以回應。年底，與南洋公學的學生因為對武昌起義的看法發生嚴重衝突，使他辭去了該校職務。也大約在這段期間之內，袁世凱的死黨張謇(1853—1926)與唐紹儀(1859—1938)來到了上海，想羅致他為袁世凱效力，遭他拒絕。

#### 五十六歲：一九一二年(民國元年 壬子)

二月十二日，於沈子培家中的晚宴上聞清帝遜位消息，向北方叩泣。未久，即離開上海，前往青島。其間辜氏除與諸位遺老共謀復辟外，並與德國傳教士衛禮賢(Richard Wilhelm, 1873—1930)及來華遊歷的德國哲學家凱瑟林(Count Hermann Alexander Keyserling, 1880—1946)交遊論學。

#### 五十七歲：一九一三年(民國二年 癸丑)

入北京為奧匈帝國大使館及五國銀行團翻譯。

#### 五十八歲：一九一四年(民國三年 甲寅)

在「北京東方學會」(the Oriental Society of Peking)宣讀 “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” (〈中國人的精神〉) 一文，指出中國文明注重心靈的特點及中國人民擁有取代基督教的宗教——家族宗教(Family religion)與國家宗教(State religion)。九月間，又應陳友仁之邀擔任英文京報記者。因歐戰爆發，於十一月發表〈基督教會與戰爭〉一文，主張基督教已然崩潰。

五十九歲：一九一五年（民國四年 乙卯）

四月，刊行英文版的《春秋大義》，一名 *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*（《中國人的精神》）。同年他又出版了英譯《大學》，書名為 *Higher Education*，書名下並標明「一種新翻譯」(*A New Translation*)。九月，辜氏到了北京大學，擔任英語門教授，講授英國文學。

六十一歲：一九一七年（民國六年 丁巳）

一月，由於德國實施無限制潛水艇作戰政策一事。二月，中國政府發表抗議聲明。辜氏不願見中國加入協約國陣營對德宣戰，乃著〈義利辨〉一文，對中國政府表達對外交政策的意見。七月，參加張勳復辟，被任命為外務部侍郎。復辟失敗後，依舊回北大執教。八月，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所寫的有關大戰和中西文明關係的論文合成 *Vox Clamantis; essays on the war and other subjects*（《吶喊》）一書，由德國友人攜回德國翻譯出版。

六十二歲：一九一八年（民國七年 戊午）

美國建築大師 Frank Lloyd Wright (1867—1959) 訪問北京，由辜氏作陪，Wright 聲稱他此次北京之行，從辜氏學到了許多有關日本與中國的真相。

六十三歲：一九一九年（民國八年 己未）

五四運動開始不久，辜鴻銘即在 *North China Standard*（《華北正報》）為文大罵學生為暴民。同年七月五日，反對白話文的他，又在 *Millard's Review*（《密勒氏評論》）發表“Against the Chinese Literary Revolution”（〈反對中國文學革命〉）一文，把目標對準胡適等文學革命分子（Literary Revolutionists）加以攻擊與反駁。此文一出，便連續遭受到三位讀者投書反駁。第一篇作者署名 S. K. Hu，題目是“Too Literary for 90% of Population”（〈對百分之九十的人口而言太文言了〉），寫於七月十三日。第二篇作者署名 Shu Shih-Chun，題目是“Supporting the Chinese Literary Reform Movement”（〈支持中國文學改革運動〉），寫於七月十八日。第三篇作者署名 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，題目是“More on the Literary Revolution”（〈文學革命再加把勁〉），寫於七月二十二日。八月一日，辜氏又在《密勒氏評論》發表“Returned Student and Literary Revolution—Literacy and Education”（〈留學生與文學革命——識字能力與教育〉）一文，目的在反駁署名 S. K. Hu 的讀者投書對他前一篇文章的指責。



#### 六十四歲：一九二〇年（民國九年 庚申）

辜氏離開了北大。同年，英國文學家毛姆（William Somerset Maugham, 1874—1965）來到北京拜訪他。毛姆將這次訪談的內容寫成了一篇名為“The Philosopher”的文章。

#### 六十五歲：一九二一年（民國十年 辛酉）

三月，美國 *The Living Age*（《當代》）登載其“China, Europe, and the Devil”一文，辜氏在此文暢言其教育理念。六月十二日，美國 *New York Times*（《紐約時報》）從 *North China Standard*（《北華正報》）轉載了辜氏“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”（《未開化的美國》）一文，文中他列舉了美國沒有文明的幾個理由。同年，在北京接見了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（1892—1927）。八月，辜氏在孫德謙主編的《亞洲學術雜誌》第一、二期分別發表“Constitutionalism and China I”（《憲法與中國》I）與“Constitutionalism and China II”（《憲法與中國》II）兩篇文章，反對中國制定成文憲法（written paper constitution）。

#### 六十六歲：一九二二年（民國十一年 壬戌）

在《亞洲學術雜誌》第一、二期發表“The Religion of the Gentleman in China”（《中國的君子宗教》）與“Will the Chinese Become Bolshevik?”（《中國人將變成布爾什維克嗎？》）兩篇文章。以漢文寫成的《讀易草堂文集》亦出版。

#### 六十七歲：一九二三年（民國十二年 癸亥）

五月六日發生臨城劫車案後，列強公使團於八月十日對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「臨案通牒」。辜氏在 *North China Standard*（《北華正報》）寫了一篇題為“Abolishing the Yellow Streak”（《清除黃色斑紋》）的文章，諷刺中國狂熱共和主義者（the fanatic Republican）的偉大目標已經被臨案通牒的出現給摧毀掉了。同年六月，美國 *The Living Age*（《當代》）也登載了他所寫的“The Peace of Cathay”（《中國的和平》）一文，他在這篇文章裡，宣揚了中國文明裡的良民宗教是最好的權威原則，與保護人類文明的最佳利器。

#### 六十八歲：一九二四年（民國十三年 甲子）

年初，終於得償夙願，晉見了清朝廢帝溥儀。二人除在養心殿裡私下見

面外，又來到御花園用午膳。四月二十三日，印度詩人泰戈爾（Rabindranath Tagore, 1861—1941）訪問北京，辜氏參加了北京學界在車站的迎接行列。然而他對泰戈爾卻是毀譽參半。九月，辜氏應朝鮮總督齋藤實（1858—1936）之邀，前往漢城，日本大東協會趁機邀請他訪日，辜氏便取道日本下關，在十月十四日到了東京。此後，他花了將近一個多月的時間奔走於東京、京都、大阪、神戶、濱松等地演講。演講題目分別為：〈何謂文化教養〉、〈中國文明的歷史進化〉、〈日本的將來〉、〈東西文明異同論〉與〈關於政治與經濟的真諦〉等。十一月，又接受親戚辜顯榮的邀請，來到臺灣環島講學。

### 六十九歲~七十歲：一九二五年~一九二六年（民國十四年~十五年 乙丑~丙寅）

四月下旬，他又受邀訪問日本講學。六月，因張作霖去函聘他擔任顧問，曾往東北一趟。七月，又回到了日本。再擔任大東文化協會夏季講習會的講員。演講題目為《政治與社會的道德基礎》。以後又以大東文化協會比較研究部成員的身分，旅居東京。陸續發表了〈中國文明的真正價值〉、〈民主是什麼〉、〈綱常名教定國論〉、〈中國古典的精髓〉幾篇論文。

### 七十一歲：一九二七年（民國十六年 丁卯）

辭去日本教職，自日本返回中國，至大連，任張作霖大元帥府顧問。十一月四日，接受紐約時報訪問，時擔任張作霖有給職顧問。這篇訪問主要標題為「與中國的不協調，導因於我們的『害人精』」（“Discord With China Laid to Our ‘Pests”），副標題分別為「張的顧問說，愛國者、政客與教授擾亂了中美關係」（“Chang Adviser Says Patriots, Politician and Professors Disrupt Relation.”）、「我們需要有能力的人」（“Need is For Our Able Men”）、「辜鴻銘主張他的國家需要專制政體，不過人民擁有反叛的權利」（“His Country Requires Despotism, but with Right to Rebel, Ku Hung-ming Asserts.”）。這篇訪問提供了認識辜氏晚年思想的極重要材料。

### 七十二歲：一九二八年（民國十七年 戊辰）

張作霖的部下山東軍閥張宗昌又邀請他前往擔任山東大學校長。尚未上任，便於四月三十日因肺炎病逝於北京自宅，享壽七十二，身後留下第三任妻子與一個兒子、兩個女兒，生活陷入窘境。